

挑战可爱淘

全国首部小说版 校园轻喜剧



别跑 我喜欢你

何七◎著

长相59分的大四男生何七，创造出了6天失恋9次的“辉煌”战绩。在他重金买下好友的独门绝学《灭花宝典》苦心研读，重新踏上第10次征程的时候，却被法律系系花席湘美挟持，被迫签下《临时男友租赁合同书》……

朝華出版社

挑战可爱淘

全国首部小说版 校园轻喜剧



别跑 我喜欢你

何七◎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跑,我喜欢你/何七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5.7

ISBN 7-5054-1309-0

I.别... II.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236 号

别跑,我喜欢你

作 者 何 七

策 划 红狐狸

责任编辑 田 辉 张 冉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钱 前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66(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4-1309-0/G·0687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这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雨。

蒙蒙如雾，纤细如丝。它夹杂着忧郁，夹杂着愁绪，划过我无色的窗前，漫舞在这紫罗兰般的伶俐夜……

基本上，向别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总是习惯于告诉对方我的姓，而尽可能的避免说出我的名。因为在我看来，我的姓名组合在一起，实在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

001

我叫何七。据说，这是因为起名字那天，老妈正在隔壁打麻将而且N次自摸七桶和了牌。于是，老爸认定“七”是个好兆头，就凑合着赏了我这么一个人神共愤的名字。但尽管如此，一直以来我对老爸总是怀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毕竟，他老人家没有让我叫何七桶。

我现在是一名中文系大四的学生。快毕业了，因此整天无所事事。回首大学四年的生活，由于我生性懒惰又不思进取，所以至今也没能混进党组织，只能在党外徘徊。也就是说，论政治面貌，我一无所有。如果硬说有，我想那就是退役少先队员。

论本人面貌，我虽然算不上是一表人才，但也自命风流倜

别喜欢我

饶玉树临风。然而，关于我的五官组合效果，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饱受非议。诋毁我的男生女生，多得一撮就是一簸箕，一装就是几麻袋。而且，他们炮火猛烈，决不允许我翻案。无奈之下，我只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潜伏在“校花”、“校树”丛中的青蛙。

2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自信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我每当看到漂亮的女生时，总是不敢抬起头勇敢地献上我这张 59 分的脸。可是我总认为，老妈对我还算是仁慈的。她虽然别出心裁地给了我一张不及格的脸，但却十分慷慨地给了我很高的 IQ。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系里总是能够挺进前十。然而遗憾的是，与学习成绩相比，我的恋爱成绩却糟糕得惨不忍睹。

具体说来，如果算上这次，这已经是我六天里的第九次失恋。这张衰败的恋爱成绩单若是被“情圣”们看到，我想，他们一定会围攻我。罪名么？自然是说我污辱了“男人”这个伟大的名词。

其实，我也知道六天以内就让人甩了九次，这的确是一个耻辱的战绩。但我搞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那些让我看上一眼就直流口水的漂亮 MM，一个个对我不是熟视无睹就是不屑一顾。甚至，就连我们班上一位公认的长得最“恐





龙”的女生，现在见到我也总会习惯性地用一种仿佛我在暗恋她的眼神白我一眼。这让我痛心疾首，生不如死。我常想，或许，这要归咎于我第一次失恋后的口误。我曾经说过：“爱神丘比特，是用屁眼射箭的！”

9

痛定思痛。

在这样一个飘雨的夜，我静坐在窗前思考着恋爱死亡率飙升的原因。其实，就今天的失恋而言，我是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待遇的。说到底，我只不过是没有经过那个女孩子的允许，擅自将我的嘴唇放在了她的嘴唇上面。仅此而已。没想到，她竟然说我是“流氓”，而且，还是个“臭流氓”。最委屈的是，那位女生临走时还赏了我一记内力实足的耳光。

003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女人抽男人的嘴巴，竟然被潜移默化地纳入了流行趋势的行列。这对于我这种懦弱的“小男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4

实际上，我也知道强吻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被其立毙掌下那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归根结底地讲，我也是个受害者。因为，此举并非我的本意。罪魁祸首乃是我的蹩脚参谋——乔灿。

阿灿，是我的死党。新闻系。他和我还有一个叫白雪的女

别叫我喜欢你，

孩子，我们合租着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们仨，是在一条巷子里长大的玩伴。但和我不同，阿灿由于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加之能言善辩嘴巴又甜，所以常引得无数女子魂不守舍，恨不能以身相许。

阿灿的相貌没有受到“自然灾害”的践踏，因此在女孩子眼中着实是一种畅销的硬通货。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养成了沾花惹草、玩世不恭的性格。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对他顶礼膜拜。白雪，就是阿灿为数不多的死敌中的一个。

白雪，日语系。她是一个率真单纯的女孩子。平心而论，白雪的容貌含糖量非常高，特别是她那双清泉般透彻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勾人魂魄。而且，令人窒息的是，白雪的身材也是一级棒，她有着能让所有的男生鼻血横飞的C罩杯胸围。这让校园里的无数“太平公主”自卑不已。



不过，白雪的性格和她妩媚的外表却不成

正比。白雪性情豪放喜欢无拘无束。平时，她很少化妆，而且总是喜欢穿T恤衫和牛仔裤。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见她穿过裙子。不仅如此，白雪还喜欢喝小酒、设赌局，情绪激动的时候，还喜欢说脏话。另外，她练过空手道。总而言之，白雪这丫头，基本上不具备女性的阴柔之美。也正是因为如此，阿灿不止一次地在背地里说，白雪上辈子肯定是在水泊梁山混饭吃的。

虽然阿灿和白雪有着各自的不足之处，但每天尾随到我们



宿舍门前给他们两人送花送信的痴男怨女，却依然络绎不绝。那些多情的伪王子和伪公主们，使得我们的宿舍门前长年车水马龙，从早到晚热闹得像个菜市场。

5

事实上，这次约会我本来是不想再听阿灿的计谋的。我觉得他所谓的计谋，嫁接到我的身上总是让我有种水土不服的感觉。换言之，阿灿的那些傻主意，常常把我害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但问题是，阿灿有着一张所向无敌的利嘴。他的那张嘴，上下张动便能轻而易举地说服 N 个得道高僧立马还俗，并使之终日“酒肉穿肠过，游戏花柳巷。”（这家伙，天生就是搞新闻的材料。）连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的佛坛僧侣都能被他诓住，何况吾等凡胎乎？我自然被他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

005

6

阿灿说，他最近深层次地总结了自己纵横情场多年的一些经验，并由此揣摩自创了一套泡妞独门绝学——《灭花宝典》。

据他胡掰，此《灭花宝典》之威力，足可以横扫“八千里路云和月”。阿灿说，他只要轻出一招，不管是国产的“北妹”，还是进口的“金毛妞”，统统都要春情勃发，争先恐后地投怀送抱。

别跑，我喜欢你，

看他吹得神乎其神且态度诚恳，我终究未能抵挡得住“美女如云”的诱惑，再次拜他为师。代价是人民币 30 元外加替阿灿刷马桶一周。那 30 块钱，是我从这个月的伙食费里挤出来的。我肯将这笔“血汗钱”拱手换情，足可以证明我是个痴情的少男。

7

然而不幸的是，痴情自古多磨难。阿灿的那个什么叉叉宝典，最终把我害得狼狈不堪重伤而归。实际上，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来分析，我应该明白，货币流通中 30 块钱所能够等价交换来的物质，也只能是三流的馊主意。

006

综上所述，一番思索过后，我终于得出结论。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之所以在情场上屡战屡败，完全是因为自己悟性太差参不透爱情的走势，与他人无关。于是我只好安慰自己想开些，毕竟，生米已经煮成了稀饭，一切的抱怨都是多余的。要怪就怪愿者上钩。我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今天所受的掌掴之苦，全当是那个女生的温柔爱抚吧。尽管，力度有些过猛。

至于我那可怜的 30 块钱么，叉叉的，就当是阿灿被装甲车撞了捐款。

8

我坐在窗前，捂着仍旧发烫的半张脸胡思乱想的时候，寝室的门忽然“吱”的一声开了，接着阿灿哼着小调走了进来。



从他的表情上判断，我估摸着今天他十有八九又有所收获。

“嗨！小七，怎么样？我的《灭花宝典》威力如何？”阿灿一边倒着茶水，一边眉飞色舞地问。

“威力如何？哼，何你个大头鬼咧。还钱！”我怒发冲冠。

“啊？不会吧？七兄，难道说，你又挂了？”

“废话少说。还钱！”我说。

“还钱？！呵呵，要钱没有，要命不给。我只有这个了，给，拿去！”说完，阿灿头也不回地扔给我一样东西。我接过来一看，居然是一个安全套。

“谢了。不过，这东西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我把安全套又丢给了阿灿。

“切，不要拉倒。”阿灿把安全套攥在手里，然后拿起杯子嘬了一口，“不过也好，免得我下次再买。”

说完，阿灿从兜里掏出一支烟，叼在嘴角边，然后闭着眼睛得意地倒在床上晃着脚丫。很快，呛人的烟雾掺杂着他的淫笑在屋子里荡漾开来。



007

9

过了一会儿，阿灿倒在床上斜着身子问我：“哎，小七。说说你今天因为什么又挂了啊？说出来，兄弟我也好拉着你一起共奔小康生活。”

“我怎么知道？”我双手一摊，一脸的无奈。

“是不是，你没有按我教你的方法去做？”

别叫我喜欢你

“做了。”

“做了？做了怎么会是这样？”阿灿瞪大眼睛感到不解。

“你不信？切，你不是说‘别管美女多高分，搂住脖子打个‘啵儿’就能万事 OK 么？’”

“对啊，对啊。OK 了没？”阿灿激动得一下子从床上蹿了起来。

“哼！‘O’个屁！”

“唉。”阿灿摇了摇头，大感败兴，“看来，肯定是你这个笨蛋，啵儿人家的技术不过关。要不，就是你 kiss 人家之前吃过大蒜。”

“蒜你个头咧，我从不吃蒜。”我一激动，差点张开血盆大嘴以示清白。

“唉。好了，别难过，别难过。天涯何处无芳草？咱们重新来过就是了。”

“重新来过？”我问。

“嗯。重新来过。其实呢，小七，爱情这东西是要慢工出细活的。慢慢来，慢慢来……”言毕，阿灿站起身走到我身旁，很臭屁地摸了摸我的头。

“切，慢工出细活？那你怎么不慢工出细活啊？”我反问。

“唉。是啊，是啊。这一直是我的烦恼。可谁叫我长得这么人见人爱呢？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阿灿摇摇头，一副痛苦的样子。

“切，我呸！”

虽然我一直不肯承认，但这是事实。乔灿这厮长得确实比较养眼。因此，他常常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每天都扛着爱的大屠刀，扇着情的小翅膀儿，拼命地狂奔在“花丛”之中。



但值得庆幸的是，阿灿虽有“少女杀手”的威名，但这家伙至今还未练成“天天当新郎，夜夜娶新娘”的情场《九阴真经》。否则，这所大学的女孩子们便要惨遭毒手了。要知道，阿灿可是那种连扫厕所的阿婶都不肯轻易放过的“三光”主义者。

10

尽管阿灿《九阴真经》修炼未果。但在他的“爱情难民营”里，却已关押着近一个加强连的“女俘虏”。这些“女俘虏”中，虽以“残花败柳”居多，但也不乏小家碧玉偶藏其中。

“小七，今天的那个小妞儿，是个‘苹果A’吧？”阿灿问我。

“嗯。算是吧。”我点点头。



009

阿灿所说的“苹果A”，是指美女的意思。他把女孩子分成了A、B、C、D四个等级。他称一级美女为“苹果A”，二级凡女为“萝卜B”，三级丑女为“茄子C”。至于那些又肥又丑的超级劣女么，乔灿将其称为“苦瓜D”！

“哟，还是个‘苹果A’呢？嘿嘿，那你有没有把人家怎么样哦？”阿灿色迷迷地眨了眨眼。

“什么怎么样？”我问。

“假装纯情是不是？你刚才还说你亲了人家呢。小七，做

别叫我喜欢你

人要厚道。你要老实地向组织上交待。说吧，你除了 kiss 她之外，有没有……啊……那个……哈哈哈哈哈……”

“你搞什么搞嘛？整天神经兮兮的！我是有说过亲过她，不过我……”

“不过什么？她是不是很高兴？或者，她是不是很小鸟依人地束手就擒了？”

“那倒没有。”

“没有？”阿灿觉得不可思议，“喔。那接着呢？”

“接着，她就抽了我一个大嘴巴。”我说。

“哎，你有没有搞错？怎么会这样？那然后呢？”

“然后？”

“是啊。快说快说，然后怎么样了？”阿灿急得抓耳挠腮。

“没有然后。”

“啊？你有没有搞错？怎么会没有然后呢？”

“没有就是没有。完了。”我悻悻地说。

“完了？就这么完了？”

“废话！难不成，你还巴望着她抽完我一个大嘴巴，接着再 K 我一脚？”

“呵呵，言情片变武打片，也蛮有意思的哦！”阿灿说完哈哈大笑。

11

我和阿灿聊了一会儿，阿灿说肚子有点饿了，让我下去给他买碗方便面。这种无理的要求自然被我一口回绝了。于是他就去翻冰箱，结果翻了半天，从冰箱里只翻到半截打了鳶儿的



黄瓜。他咬了一口，然后问我：“哎，小七，你们两个见面后都聊了些什么？”

我无聊地白了他一眼，“聊什么聊？有什么可聊的？不过，我倒是有听你的话，盯着她看了她很久。”

“啊？什么都没聊，只是盯着人家看？”阿灿瞪大眼珠问，“喂，你白痴啊？见面一句话不聊，光是死勾勾地盯着人家看。接着，你就敢吻她？”

“是啊。”我说。

“是个屁！笨蛋！！”阿灿用手盖住我的脑门儿推了一下。

“那你要我怎么样？不是你教我的么？要先用眼睛迷死她，然后再用嘴巴搞定她么？”

“不错。我是有这么说过。不过，谈恋爱不是数学公式。老兄，拜托你不要机械地分析我的著作好不好？哪有你这么泡妞儿的嘛！”

011

“你又没有具体教过我？我怎么知道？”我委屈的要死。

“泡妞儿这种事，还用教吗？你是不是发育不良啊？”

“那怎么办？我没有经验嘛。”

“唉，怕了你了。”马儿停下来，想了想，“看你这么可怜，我今天就发发善心，教你一套《钓鱼神功》吧。”

“《钓鱼神功》？”我问。

“嗯。听着，说到泡妞儿嘛。它不能像你今天这样‘单刀直入’，你要学会‘曲线钓鱼’。”

“曲线钓鱼？我只听说过曲线救国耶。”

“闭嘴！老实听着。它大概要分五大步骤。”

改革开放，才不过分三步走。泡妞儿，却要分五个步骤。可见，女人，是个麻烦的生物。我想。

别跑，喜欢你，

“五大步骤？哪五大步骤？”我问。

“简单地说，就是：一，聊天；二，拉手；三，拥抱；四，接吻；五，那个。”

“哎，等等。阿灿，‘那个’是哪个？”我问。

“那个，就是那个呗！还会是哪个？”

“到底是哪个嘛？”

“唉，小七。看来，六一儿童节，你还得过。听好了，那个就是 go to bed 的意思。”阿灿说完摇了摇头。

“go to bed？哦，就是上床喽。哎，干吗要上床啊？”我追问。

“去死吧你。猪！”阿灿终于火冒三丈。

“本来嘛，好端端的，上床干什么？”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动摇。

“做——爱——啊！！understand？”

阿灿霎那间变成了穷凶极恶的棕熊。他的脸被表情扭曲得变了型，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你吼什么吼？我知道了。”

“那重复一遍！”阿灿喝令。

“哦。一，聊天；二，拉手；三，拥抱；四，接吻；五，做爱。”

“嗯。”阿灿满意地点点头。





“哎，阿灿。追女孩子，怎么这么麻烦？”我问。

“废话！不麻烦能叫爱情么？”阿灿吃完黄瓜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阿灿，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当然喽。这是《灭花宝典》的精髓所在，我能轻易地说出来么？”

“喔。”我点点头。

“喂。”阿灿走近我，低下头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问道，“想不想知道细节？”

“想。”我又点了点头。

“钞票拿来。”阿灿伸过手。

“呸！你还想骗我的银子啊？”我一把打掉阿灿的手。

“那就下楼给我买一碗方便面吧。你考虑考虑，这已经是半卖半送了哟。”

“切，别说是半卖半送，你这回就是白送，我也不要。你和你的那个什么狗屁宝典，见鬼去吧！”

“哟呵，你竟敢污辱我的《灭花宝典》？你该不会是想把单身的牢底坐穿吧？”

“哼！你省省吧。我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拜你这个‘扫帚星’所赐？”我抢过阿灿手中的杯子，头一仰，喝了个精光，“当然喽，这个房子的风水，可能也有点问题。”

“啊？风水？”

别跑 我喜欢你

“嗯。风水。这房子，风水不好。哎，阿灿。你说，这幢楼下面，会不会埋着阿猫阿狗什么的？”

“喂，小七。给，这是一块钱。快拿去。”

“干吗？”我问。

“去医院脑神经科挂个号！”

阿灿说完不停地摇头，仿佛我是个失血过量的病人。他的那种无药可救的表情，让我沮丧不已。

“呵，算了吧。那种地方还是你去比较适合。你这只小蜜蜂，在花坊里泡了那么久，不妨去精神病院里转一圈，换换口味。”我揶揄他。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阿灿

拍拍我的肩膀，递过一杯咖啡。

提到咖啡，这是我的痛处。因为，同样的一包咖啡，我冲出来的总是没有阿灿的有味道。更让我痛苦的是，一向和我站在同一“战壕”里的白雪，每每提及冲调

咖啡的技术，她的天平居然也会向阿灿这个死敌倾斜。我真是死不瞑目。

“哎，阿灿。你说，为什么同样的一杯咖啡，我冲的总是没有你的好喝？”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和你不同，我每次冲咖啡，总会向里面吐我的口水。”

“啊？！”一阵剧呕在我的胃里翻江倒海。

“我经常和女孩子们接吻，口水里当然会掺进她们的口水。”

